

玉篇读札

朱葆华

(青岛大学文学院, 青岛 266071)

摘要: 本文是作者研读《玉篇》时的五则读书札记。“从《玉篇》看《说文》纸字之训释可疑”指出今本《说文》纸字训释的可疑之处,认为原本《玉篇》所引《说文》的训释更加可信。“游与旂”则根据《玉篇》对今本《说文》中“游”字的写法提出了质疑。“《玉篇》名义考”考查了《玉篇》一书得名的由来。“原本《玉篇》欠部夺二字”指出了原本《玉篇》欠部的两个脱文。“宋本《玉篇》中“牀”字两见”指出宋本《玉篇》中“牀”字分别在木部和牀部出现过,并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。

关键词: 《玉篇》;《说文》;《名义》; 纸; 游; 旂; 欠部; 牀

中图分类号: H162 **文献类型:** A

从《玉篇》看《说文》纸字之训释可疑

《说文》糸部有一个纸字,后来人们常常根据《说文》的解释来作为研究古代造纸术的依据。但是《说文》的这个解释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怀疑。首先,大徐本和小徐本的解释不同,大徐本的解释是:“纸,絮一苦也。从糸,氏声。”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:“纸,絮一筭也。从糸,氏声。”虽然只有一字之差,但意义相去甚远。《说文》:“苦,盖也。”“筭,折竹箠也。从竹,占声。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筭。”大小徐本的差异,为后来的人解释纸字带来许多困惑。我们看看《说文》四大家的解释:
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:“纸,絮一筭也。筭各本讹作苦,今正。筭下曰:漱絮箠也。漱下曰:于水中击絮也。《后汉书》曰:蔡伦造意,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纸。元兴元年奏上之。自是莫不从用焉。天下咸称蔡侯纸。按造纸昉于漂絮,其初丝絮为之,以筭荐而成之。今用竹质木皮为纸,亦有致密竹帘荐之是也。《通俗文》曰:方絮曰纸。《释名》曰:纸,砥也。平滑如砥。”

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:“絮一苦也者,苦当为筭。本书:筭,漱絮箠也。《通俗文》:方絮曰纸。”

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:“纸,絮也,一曰苦也。从糸,氏声。按,漱絮一筭也。造纸昉于漂絮,以筭荐而成之。后汉蔡伦造意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巾、渔网为之,今亦用竹质木皮其细者有致密竹帘荐焉。按,字与从氏之丝滓字小别。”

王筠《说文句读》:“纸,絮一筭也。筭者,筭之残字。竹部,筭,漱絮箠也。”

《说文》四大家中,段王所据当是小徐本,但他们都认为筭是筭之讹字。桂朱所据当是大徐本,桂馥却认为苦是筭之讹字,与段王意见相同。朱骏声“纸,絮也,一曰苦也”之说与各家皆不相同,不知是朱氏确有所本,还是见其“确有未安,乃参己意”(《说文通训定声凡例》),其书中并未言明。从清代四大家的解说来看,他们对当时所见到的大小徐本的训释都有所怀疑,只是无其他证据,只好臆断了。应该说,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但是,他们的思路是有偏颇的。他们都是从纸的制作程序来谈它的意义,这与《说文解字》阐释字义的方法原则是不符的。《说文》是阐释字的本义的,且其阐释字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,许慎怎么会在解释纸字时改变其一贯的方法原则呢?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时,确实难以以下结论,也许会成为千古疑案。所幸的是,我们现在尚能见到比大小徐本更早的材料,给我们带来了重新审视的机会。这个材料就是原本《玉篇》残卷。其中糸部纸字下引用了《说文》:

纸,之是反。《东观汉记》:“蔡伦典作纸尚方,所谓蔡侯纸者也。”《说文》:“纸,箠也;一曰絮也。”或为昏字,在巾部。

如果说这是孤证,不足以说明问题,那么,《篆隶万象名义》的训释作为旁证,就很有说服

力了。《篆隶万象名义》糸部：

纸：之是[反]。簣，絮。

原本《玉篇》所引《说文》谈的是纸是一种什么东西，而不是纸的制作过程，这应该更符合《说文》的体例。另外，蔡伦造纸的时间与许慎完成《说文解字》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时（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，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定稿奏上；蔡伦将造纸之法奏闻皇上是在公元105年），因此，蔡伦的造纸之术是很难反映在尚古的《说文解字》中的。虽然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蔡伦造纸之前就已经有纸了，但人们对其制作方法和功用等尚不十分了解，且它们是否就称之为纸也不得而知。而原本《玉篇》所引《说文》对纸的解释使我们对纸有了一个新的看法。纸是“簣也；一曰絮也。”也就是说，纸有两个含义：簣也；絮也。其中“絮也”的含义与现在人们所认为的“造纸的进化程序是由漂絮而来”（钱存训《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》）的观点相合。而其另一个含义“簣也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《说文》：“簣，竹簣也。”“簣，楚谓竹皮曰簣。”簣就是簣，簣就是竹皮。如此说来，纸的另一个含义就是“竹皮”！这会让我们联想起许多有意思的话题，比方说，我们的先民是否用竹皮作过书写材料？这种书写材料是否遗留下来了？等等。我们还会联想到古代埃及人用的“草纸”，可谓异曲同工。总之，原本《玉篇》所引《说文》使我们对纸字的认识有了新的启发，同时，今本《说文》在纸字训释上的扞格难通之处也就不难解释了。

“游”与“旂”

原本《玉篇》残卷水部：“游，《字书》亦旂字也。旂旗之游为旂字，在𠂔部。”

按今本《说文》游字在𠂔部。《说文》云：“游，旂旗之流也。从𠂔，汙声。霄，古文游。”

根据《玉篇》的训释体例，凡是《说文》收录了的字，一般先引用《说文》的训释，《说文》不收者，往往指明所收之字来自何种材料。如，《玉篇》山部：“峨，五多反。《楚辞》：‘冠浮云之峨峨。’王逸曰：‘高貌也。’《说文》：‘嵯峨也。’”“岭，力井[反]。《广雅》：‘岭，陵也。’野王案，《汉书》：‘纪[绝]梓岭’、‘西域有葱岭’是也。《字书》为岭字，在阜部。”峨字《说文》中收录了，故言《说文》云云，而岭字《说文》未收，《广雅》中有此字，即言“《广雅》：‘岭，陵也。’”以示此字来自《广雅》。《玉篇》中“游”字的训释未引《说文》，而是说“《字书》亦旂字也。”说明《玉篇》中的游字来自于《字书》。换句话说，顾野王所见的《说文》本子中无“游”字。这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《说文》的本子有所不同。那么，是顾氏所见为非，还是我们今天所见有误呢？从理论上讲，时代越早，离原本的面貌越接近。顾野王所见的《说文》的本子比我们今天所见的《说文》的本子早一千四百六十多年，经过一千四百多年的流传，《说文》有了不小的变化，传抄错乱的现象并不少见，因此，顾氏所见比现在的本子更可靠。

游和旂作“旂旗之流”讲，在先秦文献中都有例证。如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：“鞶厉游纓。”《晏子春秋》：“景公畋于罾梁，望游而驰。”（以上二例皆引自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）而《周礼》则“省作旂。”《周礼·巾车》：“建大常十有二旂。”然而，先秦文献中用字多有假借，旂借作游，游借作旂，都很正常，据此还是很难判断作“旂旗之流”讲的本字是“游”还是“旂”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从古文字方面进行考察，就会得到要找的答案。商周古文字中有旂字。甲骨文作甲1566乙1760，金文作籀文爵文。甲骨文金文中都是由𠂔和子构成的会意字，其中金文更具象形性，是一人手持飘扬的旗子的意象，正是表示“旂旗之流”的意思。可以断定，作“旂旗之流”讲的本字是旂。以探求字的本义为主的《说文解字》收“游”而不收“旂”，恐怕说不过去。因此，我们怀疑今本《说文》有误。原本《玉篇》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。顾野王所看到的《说文》并无游字，《说文》以后的《字书》才把游字作为旂字的异体字收了进去。唐代李善的《文选注》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，那就是：《说文》中有旂字。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卷二十云“李善注《东京赋》引作‘旂，旂施流也。’”

今本《说文》何以有游字而无旂字呢？问题当出在“从𠂔，汙声”这句话上。“旂”字怎么可能是“从𠂔，汙声”呢？于是改作“游”，虽然将汙字分开了家，但好歹也能说的过去。其实，无论从字形结构还是从读音方面来讲都是难以成立的（汙是汙的异体字，游与汙读音不同）。但是，许慎可能并未见过战国以前的文字，游汙韵部相同，他将一个会意字的旂字分析成“从𠂔，汙省声”的形声字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后来在传抄过程中“省”字脱落，于是就变成了“从𠂔，汙声”了。既然是“从𠂔，汙声”，隶定成汙字怎么可以呢？于是就写成了游字。这真是以讹传讹，错上加错了。其实，游是旂的孳乳衍生字，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是：旂的本义是“旌旗之流”，又借作游泳之游，后来就为游泳之游另造了一个以旂为声符的形声字。游字出现以后，有时又借作当“旌旗之流”讲的旂字。后人见先秦文献中有作“旌旗之流”讲的游字，加上《说文》中“从𠂔，汙省声”的“省”字脱文，于是就改《说文》之旂字为游字了。以段王辈精于《说文》者尚昧而不知，可见古书中错讹而未被发现者不知当有几何！

另外，原本《玉篇》中游字的训释可能也有脱文。“《字书》亦旂字也。旌旗之游为旂字”，说明前一个义项非“旌旗之游”义。按《玉篇》的训释体例，游字的训释应先引经典文句，然后引前人训释，然后才是“《字书》亦旂字也。旌旗之游为旂字”。《篆隶万象名义》“游”字条下云：“似（华按，‘似’当为‘以’字之误）周反。浮。又旂。”《篆隶万象名义》是以《玉篇》为底本而编纂的，可以看作是《玉篇》的简编本。其中“浮”这一义项原本《玉篇》中没有。又，宋本《玉篇》亦云：“游，以周切。浮也。旌旗之游也。”以上几点足以说明原本《玉篇》中的游字有脱文。

《玉篇》名义考

《玉篇》是一部字书，宽言之则为小学方面的书。古代的字书有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字林》等，其他小学类的书还有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声类》、《韵集》等，这些小学类书籍皆出现在《玉篇》之前，其书名含义皆可一目了然。《苍颉》、《急就》等人们也基本探知其命名之由来。《玉篇》作为一部字书，其名义却向来无说。今略作考辨，臆说附会，聊备一说而已。

欲探讨顾野王《玉篇》得名之由来，当先考察一下“玉”和“篇”两个字的含义。

玉是“石之美[者]”（《说文》）。玉之为物，古人甚为宝贵，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玉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。兴隆洼、查海、河姆渡、马家浜文化已有玉器出土，红山、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更多。可以说，新石器时代玉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（杨伯达《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》见《文物鉴赏丛录——玉器》文物出版社1997/12）。奴隶制社会以后，青铜器出现，玉器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，但其在人们心目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春秋以后，随着儒家对玉的重视，玉在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其使用价值。

把玉视为宝物的观念，至少出现在青铜器出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。我们从文字学上可以得到这方面的信息。“宝（寶）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珍也。从宀从王（玉）从贝，缶声。襍，古文寶省贝。”许慎认为“寶”是一个形声字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，“缶”既表义又表声。这个字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人们的一种观念（玉、缶和贝都是当时重要的东西）。玉在新石器时代是被人们作为宝物来对待的。无论篆文还是古文，其中都有玉字。后来，人们一直把玉视为宝物。《尚书·旅獒》：“分宝玉于伯叔之国，时庸展亲。”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儒有不宝金玉而以忠信为宝。”

玉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宝物，在古人眼里，它往往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：它是天人沟通的不可或缺的神物。《尚书·金縢》篇有一段记载，武王生病，周公设“三坛同埋”，“执璧秉珪，乃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”：“今我即命于元龟，尔之许我，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；尔不许我，我乃屏璧与珪。”璧和珪都是玉器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有一个“灵（靈）”字，“靈，巫以玉事神。从玉，霝声。”正因为如此，玉又有“礼玉”之说，用于祭祀、典礼、外交等

重要场合。

玉之所以为人所重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人们把玉和德联系在一起了。《礼记·聘义》中的一段话代表的正是这种思想：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？为玉之寡珉之多与？孔子曰：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，玉之寡故贵之也。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：温润而泽，仁也；缜密而栗，知也；廉而不刿，义也；垂之如坠，礼也；叩之，其声清越以长，其终诤然，乐也；瑕不掩瑜，玉不掩瑕，忠也；孚尹旁达，信也；气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见于山川，地也；圭璋特达，德也；天下莫不贵之者，道也。《诗》云：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故君子贵之也。

因此，《礼记》中反复提到，“古之君子必佩玉”、“君子无故玉不去身，君子比德于玉焉”。

玉还代表着祥和嘉瑞。《礼·稽命征》：“王者得礼制，则泽谷之中有白玉焉。”（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四）

玉坚硬而不腐朽，人们往往把一些重要的文字刻在玉版上，存之永久。《诗·含神雾》：“孔子曰：诗者，天地之心，刻之玉版，藏之金府。”（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四）因此，玉又有寿之含义。《后魏书》曰：“高祐为中书侍郎，时有人于零丘得玉印一以献，诏以示祐，祐曰：印上有籀书二字，文曰‘守寿’。寿者，命也。我获其命，亦是归我之征。”（引自《太平御览》卷八百四）

篇，《说文》：“书也。一曰，关西谓榜篇。”《说文》中的篇有二义：一为“书”，一为“榜篇”。这里的“书”是名词，指著于简牍上的文字。正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所说：“书，著也。著于简牍者也。亦谓之篇。古曰篇，汉人亦曰卷。卷者，缣帛可捲也。”文字之书于简牍者曰“篇”，书于缣帛者则曰“卷”，这或许就是“篇”与“卷”的初始含义。（“篇”与“卷”的含义不同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之古籍，或称“篇”，或称“卷”。且篇数与卷数不同。如《尚书古文经》四十六卷，颜师古注云“五十七篇”。是知篇与卷含义不同。）其后则义有引申转移。《玉篇》竹部：“篇，篇什也。”（宋本《玉篇》）无论是刻写，无论是简牍缣帛，只要是首尾完整的文章皆可称“篇”。至于《说文》“一曰关西谓榜篇”之“篇”，当即“扁”字。《说文》册部：“扁，署也。从户、册。户册者，署门户之文也。”此义后来写作“匾”字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：“凡有孝子顺孙、贞女义妇及学士为民法式者，皆扁表其门。”

以上谈了“玉”和“篇”两个字的含义。然则，作为一部字书，何以以“玉篇”命名呢？我认为《说文》和《玉篇》对“玉”字的训释可以看作是顾野王为其书命名的依据。《说文·玉部》：

石之美有五德：润泽以温，仁之方也；鳃理自外可以知中，义之方也；其声舒扬，尊以远闻，智之方也；不挠而折，勇之方也；锐廉而不技，洁之方也。象三玉之连，丨其贯也。

原本《玉篇》对“玉”字的训释我们已不得而知，从宋本《玉篇》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信息。宋本《玉篇》引用的就是《礼记·聘义》“君子比德于玉焉”那一段文字。

从《说文》和《玉篇》对“玉”字的训释，我们大体上可以理解顾野王以“玉”字命名其书的原因。“君子比德于玉焉”、“古之君子必佩玉”（《礼记·玉藻》）。“玉”是古代君子必佩之物，而此字书亦当是士人君子所不可或缺者，其珍如玉。与顾野王同乡的一个前辈大学者叫张融，他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《玉海》。“司徒褚渊问‘玉海’名，融答：‘玉以比德，海崇上善。’”（萧子显《南齐书》卷四十一《张融传》）这也可看作是《玉篇》命名的一个注脚。

至于字书称“篇”，良有以也。如《史籀篇》，乃“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秦时有《苍颉篇》、《博学篇》、《爰历篇》，汉时有《凡将篇》、《急就篇》、《元尚篇》、《训纂篇》等等，可知小学类书称“篇”由来已久。

顾野王以“玉篇”命名其书可谓言简意赅，用心良苦矣。

原本《玉篇》欠部夺二字

原本《玉篇》是唐写本，今已残缺。但其中有许多部首还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，如欠部、食部、糸部等。因是手写本，所以脱衍错乱之处在所难免。如欠部第一百十二云：“凡一百三字。”但实际上欠部正文只有 101 字，与“凡一百三字”之说相符。这说明现在所见到的原本《玉篇》写本有脱文。然则，其脱文为那两个字呢？

《篆隶万象名义》欠部收了 98 个字，《篆隶万象名义》与原本《玉篇》收字虽然不同，但在字的排列顺序上则完全相同，也就是说《篆隶万象名义》与《玉篇》有继承关系。我们把《玉篇》残卷所收的字与《篆隶万象名义》作了一个比较，发现《篆隶万象名义》中有的字，原本《玉篇》都有，原本《玉篇》有的字，《篆隶万象名义》有时没有。《篆隶万象名义》没有的字，在原本《玉篇》中大都是重文（但《篆隶万象名义》并非不收重文）。就欠部来说，原本《玉篇》中有七个重文《篆隶万象名义》未收，但《篆隶万象名义》多出两个不是重文的字。这两个字是，“𩚑”与“𩚒”之间的“𩚓”字和“𩚔”“𩚕”之间的“𩚖”字。这两个字宋本《玉篇》也有。我们可以断定，原本《玉篇》所夺的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。

宋本《玉篇》中“牀”字两见

宋本《玉篇》中“牀”字两见：木部中收有牀字，同时，“牀”又是一个部首字，因此，它在牀部中又出现了一次。

木部：牀，仕良切。《说文》曰：“安身之坐者。”床，同上。俗。

牀部：牀，仕良切。身所安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巽于床下。”

木部与牀部的牀字反切注音相同，训释部分小有差别：木部之牀引《说文》，并 23 出其俗体；牀部之牀不言引《说文》，而后引《易》作为书证。因原本《玉篇》残卷并无牀字及其训释，所以，宋本《玉篇》牀字两见的情况是否就是原本面貌，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有两点值得怀疑：第一，在宋本《玉篇》中牀字除了在木部出现以外，又作为部首字在牀部出现了一次。字书中因失误而重复出现的字虽时有发生，但毕竟不合常例，何况宋本《玉篇》是陈彭年、邱雍等详加勘定重修的本子。第二，在宋本《玉篇》中牀字作为一个部首字，而无统摄之字，也于例不符。我们怀疑宋本《玉篇》在编排上出现了问题。

原本《玉篇》牀字的情况如何？是否也象宋本一样？因原本残卷未收字牀字，我们不好遽下结论，不过我们可以从《篆隶万象名义》（以下简称《名义》）中得到一些信息。《名义》木部无牀字，牀字收在牀部，牀部除了牀字外，还收了𩚑、𩚒、𩚓、𩚔、𩚕五个字。《名义》祖述《玉篇》，已为学术界所公认，因此，原本《玉篇》牀部当也有其所统帅之字。宋本《玉篇》木部的牀字当为衍文。木部有一个床字，是牀的俗字。原本《玉篇》在处理俗字、或体、古文等的时候，如果它们与正字在同一部中，则列于正字之下，如，《言部》譌字下云：“訛，《字书》亦譌字也。《声类》或复为吡字，在口部。”若不在同一部中，则分列其所属各部，并加以说明。如《心部》憊字云：“公翻反。《字书》亦諱字也。諱，更也，变也，饬也，谨也，戒也，在言部。”床字下也会说：“床，俗牀字也。牀，《说文》曰：‘安身之坐者。’”宋本或据此将牀字列于木部。而原本又有牀部，作为部首，不好去掉，于是牀部又出现了一个牀字。

Notes on *Yupian*

ZHU Bao-hua

(Institute of Literature, Qingdao University, Qingdao 266071)

Abstract: These are five piece of reading notes about *Yupian* and *Shuowen*. The Shadiness of Explanation of Zhi in *Shuowen* indicates the doubt and the quotation in *Yupian* is more believable. You and You oppugns of You in *Shuowen*. The Nominal

Examination of *Yupian* examines the origin of name of *Yupian*. Two Words Missing in Radical Qian of *Yupian* gives the two missing words. Recursion of *Chuang* in Song Edition *Yupian* analyses this complexion.

Key Words: Yupian; Shuowen ;Mingyi

作者简介: 朱葆华 (1963-), 男, 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,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生。